

從東西文化談到今日佛教的責任

醒世將軍

有人說現在的中國文化，是舊交替的過渡時代，舊的文化破壞之後，新的文化尚未發育（其實是接收）完成。因此失去了文化的重心，才造成了社會人心的浮動，但是筆者以為，中國固然如此，整個的世界也未嘗不然。現在願就我個人的看法，作如下的分析和研討。

東西文化的最大區別，是在對內的調養與對外的征服，東方文化，包括中國的孔孟老莊與印度的佛教，都着重在自我的超然化與完整化，由我本身而「推己及人」，所以往往偏於保守，十四世紀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文化，每在突飛猛進，特別是近百年來的進化，正如中山先生所說「百年銳於千載」。東方呢？却如馮友蘭所說的「古人的思想，發展得太高太成熟了，使得後人難以為繼」。其實，正因為早熟，也就形成了先衰的現狀，當然，最大的原因，還是在於保守的習性，在東方人的觀念中，「潔身自愛」或「守身如玉」的貞操，是值得崇拜的，也是值得效法的，至於更進一步，使得大家都能「潔身自愛」，個個皆可「希聖希賢」地「守身如玉」，如不到達大同世界或人間的淨土，似乎就不可能了，因此，理想與現實脫節，守住了美麗的理想，却放棄了現實的責任。共產主義之能打進中國的社會，無疑就是這種保守思想的失敗。

西方的文化就不同了，無論是希臘文化，拉丁（羅馬）文化，或希伯來（基督教）文化，都有着一個共同的特質，就是剪除異己，征服他人與奴役他人，不管自己的品行與理想是否高尚，使得人家對自己絕對服從，便是對的，所以西方人有一句名言：「目的可以使得手段成為神聖」，但在東方人看來，如以殘酷的手段，達到卑鄙的目的，豈不是一種極大的恥辱。不過西方人，不講這一些，直到目前為止，在西方人思想中的所謂歷史和文化，除了由愛琴海，擴大至地中海，再由地中海擴大至整個的歐洲，然後再以歐洲作為文化的搖籃，推及亞洲，非洲和澳洲，至於其他，尤其是東方人自己的古老文化，他們就不懂了，不但不懂，而且還時時都加以否認抹煞與征服，如近代英國大哲學家羅素，當他來到中國訪問以後，纔明白中國文化的崇高偉大，但他對於印度的佛教文化，却知道的太有限了。特別是絕大多數的西方人，到印度玩了一次，便盲目武斷地說印度是個野蠻不開化的國度，英國人維廉阿契爾（William Archer）就曾這樣說過：「野蠻的，野蠻性，野蠻人，印度境內，雖有多人已超出野蠻領域，但大多數，均確為未開化的不文明民族……」。由於這種觀點，西方人便以西方的東西——商品、知識，乃至於宗教，大批地運來東方作拍賣式與壓倒式的大量傾銷，利用經濟的，物質的，甚至是政治與武力的種種壓力，迫使東方人來脫胎換骨地接受「改造」或「洗腦」，特別是

西方宗教勢力的在東方登陸，實在是共產主義的先驅部隊。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猖狂，無疑也說明了西方文化在東方暫時的奏凱。

事實上，東方的文化，真的落後嗎？當然不。不過西方人，每談起東方文化，總要將歷史拉後好多世紀，他們說中國的歷史是開始在周朝（西元前一——一七七一）年，印度「有紀錄的歷史」，是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。其實呢？中國的歷史，周朝以前，除了夏商，還有堯舜與黃帝，有年代可考的，最低限度，也遠在西元前二千一百多年的夏朝了，當中國人穿着絲綢，運用文字的時候，西方人尚在光屁股的原人階段；再說印度的歷史，根據研究，印度在西元前二千多年，就已有黎俱吠陀（Rig Veda）古經典的出現，距今約三四千年前，就已有十萬行大部史詩如拉馬雅納（Ramayana）與馬哈布哈拉塔（Mahabarta）的開始問世，在希臘人有雕刻以前二千五百多年，印度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人像雕刻；距今二千五百年前，就已有崇高偉大宗教（佛）的出現。所以有人要說：「試至德里，阿格拉，貝納勒斯等地一望其建築，再登阿卜聖山，至孟買東遊阿章塔佛窟，下南印參拜開拉薩古寺……仍謂印度野蠻，必為無目者也。」同時他又說：「中土一位士和尙，其領會印度的程度較歐洲的老博士亦深，印度文明抑野蠻，中國人心裡最明白，印度文化在人類價值，在中國人心裏的天秤上亦最有斤兩，而享受印度文化的滋味最厚的民族，亦是中華民族……」（見李志純編著印度史綱要）。

但是，東方人缺乏發展的欲望，也沒有競爭的精神，更沒有積極宣傳的信心，所以佛教在印度，到了十二世紀，回教佔領印度以後，經過一次徹底的屠殺，便在印度消失了，直到現在為止，整個的印度，便在回教與印度教的範圍中討生活。尤其到了十七世紀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立以後，印度便成了西方人的奴隸，印度人也就變得愚蠢無知和野蠻了。至於中國，在鴉片戰爭之後，中國的文化便失去了穩定社會人心的力量，因為中國人的仁義道德竟敵不過西方人的洋槍大砲。於是媚外的心理，便成了中國青年的通病。當然，我們沒有理由反對東西文化的交流，但交流是雙方的事，我們不能坐視東方民族的遺產，在歐風美雨的物質文明下湮沒和消失。同時，要挽救時代動盪的危機，也只有發揚東方人「反求諸己」的精神，才能克服西方人永無止境的物欲。否則在人欲橫流的环境中要想求得互不侵犯的永久和平，豈不等於自欺欺人！例如回教徒的武力征服是為了和平，基督教的十字架軍東征，也是為了爭取永久的和平，新教與舊教的「三十年戰爭」，目的豈不也是和平？甚至共匪的清算戰爭，也不是高唱着最後的和平？實際上，他們越趨和平，和平却離得他們越遠。基督教中分為舊的天主教和新的耶穌教，耶穌教中，又分為馬丁路得派與賈爾文派，賈爾文派又分浸信會和長老會。他們雖然同信一個基督，但在十五十六世紀中，天主教迫害新教，新教中的英吉利教會除了迫害天主教，同樣也迫害英吉利教會之外的其他新教——清教徒，大家講和平博愛，結果却是一連串的互相殺戮！由此可見，征服與殺戮，是西方人的特長，和平的工作，却不能不讓東方人來努力，因為我們很可以向西方人誇耀，我們的歷

史上，除了政治的戰爭之外，從未有過思想或宗教的戰爭，尤其是佛教，她雖經過數次的摧殘與迫害，如中國的「三武一宗」，印度的婆羅門教（第八世紀）與回教（十二世紀）的迫殺，但是，佛教徒除了悲壯地殉道之外，從未有過武力反抗的行動。

以目前的現狀來說，佛教似乎是最落伍也最不受人重視的一種思想，因為她的籍貫成了問題，她是印度阿三的同鄉，特別是近代印度總理尼赫魯，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所演的丑角，更使佛教的出身娘家，蒙上了洗刷不淨的污點。其實，佛教雖是印度的產物，但却並不是印度的正統思想，由於印度古宗教婆羅門的根深蒂固，佛教流傳，並不見得順利，雖然在佛滅後兩百年的光景，孔雀王朝的阿育王，以佛教徒的虔誠，統一了整個的印度（這是印度人自己統治自己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），但是到第八世紀以後，因為保守的婆羅門教勢力抬頭，佛教便在印度日漸趨於衰微。正因為佛教走出印度，印度在婆羅門階級制度（共有大小三千多個階級）的嚴格區分下，失去了平等的精神和團結的力量，才會招致回教、蒙古人以及英國人的先後征服與奴役，所以，佛教對於印度的沒落，不負任何責任。印度本身的不景氣，佛教也不會受到絲毫的影響。

前面會錄印度史綱要中的話說：「印度文化在人類的價值，在中國人心裏的天秤上亦最有斤兩，而享受印度文化的滋味最厚的民族，亦是中華民族。」可見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間的關係了，並且這個關係的形成，完全在於佛教的傳佈。但是，當今的中國文化，同樣地受到了時代旋風的奚落，至於影響中國文化的佛教文化，當然也就不為一般著者時髦病與西方熱的人們所注意了。不過我們相信，當那些人們在西方文化中遇到難題而發生懷疑的時候（這是絕對可能的），東方人的文藝復興，也就開始了。同時，我們預言，東方人的文藝復興，重點將在於佛教文化的充實與發揚。歷史告訴我們，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在中國文化中，曾經發揮過很大的力量，北朝的佛教藝術，如敦煌的石窟，龍崗與雲門的石刻，已經成了中國文化的遺產，不論繪畫與雕刻，在中國的文化史上，似乎再也沒有更古老與更偉大的創作了。經過漢末魏晉而到隋唐，由於佛教典籍不斷的東來，佛教本身，變成了中國式的佛教，中國的思想界，却也形成了「三教同源」的傾向；又由於中國佛教的革命，形成蔚為大觀的禪宗局面以後，儒家的思想，也就跟着走進了「理學」的階級，可惜理學家們在狹隘的民族觀念下，既然採納了佛教的精華，倒過來又反對佛教，把思想的範圍越縮越小，終於鑽進了牛角尖而不能自拔，我們以為，如果儒家的思想能與佛教的文化，彼此合作，互相諒解，東方文化的命運決不會有一線裝書扔進毛坑去」的遭遇。

在大體上說，東方的思想，都是保守的，印度人對於印度古宗教是固執的，中國人對於儒家的正統思想，也是固執的，佛教雖是東方的產物，但却從未變成印度或中國的正統（泰國與緬甸等小國家除外），佛教的本身，並不固執，也不主張保守，但是受了民族習性的限制，也就陷進了保守的泥沼，因為佛教沒有強大的祖國，作為經濟與政治的後盾，其實佛教也

用不着有任何形式的後台老板，所以她在某一個地區傳佈，便順從某一個地區的民情，因此，佛教並不保守，由於中國人保守，所以中國佛教也就多少帶有一些保守的成份了。今日的中國，因為過去的保守，所以引來了共產匪黨，同樣的，因為中國佛教的保守，基督教才打進了中國人信仰的領域。但是，共產主義能夠拯救中國嗎？基督教能把共產黨消滅而讓世界永久和平嗎？實在是急待解答的問題。

就本質來說，凡是宗教，都是反共的，因為宗教的特性是屬於精神活動或生死問題的解決，共產主義却是崇拜物質，而否定精神的一種毀滅性的思想，所以西方宗教的反共意志，是不用懷疑的。但是，共產主義雖不是西方人的正統思想，却是西方文化的產兒，它的恐怖政策，殘酷的手段，在東方人的文化中，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，相反地，共產黨却是承襲了羅馬教會及聖經舊約中的組織方法，也學習了斯巴達的窮兵黷武，尤其是剪除異己的法則，根本是基督教所說「不信從我必致滅亡」的翻版，清算與鬭爭，我們可以從西方宗教的典籍中找到先例，至於共產主義的毀滅性與征服性，如果沒有西方歷史的模型，他們也絕不會做得如此的徹底。由此可見西方宗教之反共，亦如舊教與新教之對抗，要他們搞出一個什麼名堂來，實屬多餘的奢望。要知道，共產國際的祖國——斯拉夫民族，不也就是基督「正教」的化區嗎？所以今日有些目空一切而輕視東方文化的西方人，一到東方見到東方人之中，基督教徒的比率，日漸增加，便說是反共精神在東方有了保障。其實，試問，今天的西方人，又有多少是真正信仰他們傳統宗教的呢？據觀察結果：「禮拜天」去電影院看大跳舞的，遠較進「禮拜堂」禮拜的多得多？這原因很簡單，西方的物質文明，已經超過了精神理想，宗教教理與現實的發展，不能平衡，所以自從天文學、人類學、地質學、及考古學發明之後，基督教的全部神話，便成了子虛，由於宗教的信仰發生動搖，人類的道德也就走向下坡，我們可以說，共產主義的出現，無異是西方宗教開始崩潰與瓦解的宣言。

寫到這裡，我們該有一個結論了。我們由上面的分析中，可以知道，西方的物質文明，要比東方進步得多，西方本身的宗教，因為追趕不上時代的文明，所以才有反動的思想共產主義的出現。至於東方的文化，儒家的思想泥於保守，重於人本，所以被自然科學的時代潮流打敗了，甚至是揚棄了。佛教的思想，雖不保守，但却受了印度和中國傳統思想的限制，也被時代誤解了。由於這些原因，才造成了近代東西方的一片混亂。然而，我們要穩定時代的動亂，必先安定社會人心，要安定社會人心，却又必須從恢復信仰着手，能够經得起時代放驗的信仰，除了東方人的佛教，便不會再有更好更大的力量。如今，東方世界需要西方的科學知識，西方世界需要東方的宗教力量，然而我們的現狀能與這樣的需要配合嗎？我們有着這樣重大的責任，要我們來挽救這個時代的危機，我們有這樣的使命，但是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？但願每一個佛教信徒，都會回答一個「有」字，阿彌陀佛。因為眾生為菩薩福田，搶救眾生，豈不正是學佛者的本分？否則光有美妙的理論，沒有腳踏實地的行動，誰敢相信佛教是一個值得信仰的宗教呢？佛弟子們，努力罷！